

憲

章

錄

五

憲章錄卷第十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至二十六年癸酉

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北平布政司叅議周倬
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
有丁產者衣食僅足芻菽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
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瘠宜令官核之凡貧者仍發
爲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庶爾便
焉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
雨時降水滂泛漲橋梁頽圯脩築勞民其通州舊有
糧船六十餘艘能運已久宜改爲浮梁于白河之上

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
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十匹而永平府榆關遷安廬峯
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臣
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匹餘馬撥置遵化
等爲便北平府鄭村常度深溝三壩比因通州裏河
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
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臣議行之 築

浙東海隄

二月

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

試國子祭酒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

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

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不
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
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繁賜以爵則賢人君子
何以爲勸高帝詔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
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
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
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
樹五十餘萬株歲收以資工用以省民輸 三月戊
子朔日食 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
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
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
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
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
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
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
人賜許觀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
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 夏四月 鑄渾天儀
等出紫微垣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曩者胡虜
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

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 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脩已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 命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
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
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
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
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
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
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爲害
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
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母雜處于外與民相
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

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
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
爲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
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
以賜諸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
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門使同
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闕遺者隨事規正 徙富
民實京師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

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善言卽能感悟
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
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善善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江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諭
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
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
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
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
東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

兆也然一旬之間又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
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以翰林侍讀陳廸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
民甚德之 九月 遺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
政使西域 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
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
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叅之時將軍先入近
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

御史及儀禮司糾覈從之 詔建寧歲貢上供聽茶

戶採進有司勿預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建
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閣門

使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卅爲新化縣丞卅溫之

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

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

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

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

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

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旣而縣民蕭俊等詣闕
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
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冬十
月 北平河間大水詔免今年田租 定生員巾服
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
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
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
三易其制始定 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
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
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各王

府官正臯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
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
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
屬五口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
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
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
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
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
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各設勘合

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

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左僉都御史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
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書奏 上嘉之

命基叅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

丙申馮勝藍玉

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封西番之未附者

上

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

傅友德宜還京師王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

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皇太子還自陝西志

欲定都洛陽畫圖以獻

十二月

命景川侯曹震

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

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

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州以達

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

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

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

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

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

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根柿栗胡姚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供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靖江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之孫皇姪子正之子也初子正有罪謫死桐城上育守謙於宮中所以教訓之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狠狎比小人肆爲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又推

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奢縱淫佚
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

鳳陽雖在貶斥橫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廼召
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嫡長子贊儀爲世子

二月 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 詔凡親王及功臣

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三月 兩浙鹽

運使陳龔坐黨事謫居雲南時有言龔嘗爲中書省

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 上曰

龔元忠臣福壽之子姑宥之令往雲南西平侯沐英

處聽差別勅西平侯善遇之 夏四月 以左春坊